



A Study on the Reincarnation of Characters' Fates in Lu Xun's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ndering*

Wei Qian, Kangmei Yao, Xingyi Xiao, Xinning Sha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China
Email: 2960053135@qq.com

How to cite this paper: Qian, W., Yao, K.M., Xiao, X.Y. and Sha, X.N. (2026) A Study on the Reincarnation of Characters' Fates in Lu Xun's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ndering*.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3**: e15292.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5292>

Received: April 2, 2026

Accepted: May 25,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the method of close textual analysis, selecting representative works from Lu Xun's *Wandering* to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incarnation of characters' fates" in his narrativ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technical dimensions of Lu Xun's narratives, such as narrative perspectiv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while pay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sense of fate reincarnation embedded in character portrayals—particularly lacking research that examines both the reincarnation of individual fates and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fat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Although Professor Yang Hua proposed the concepts of "closed-loop structure" and "fate circulation" for the protagonists in *Shangshi* (Regret for the Past), he failed to clarify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fates among the three protagonists. The "reincarnation of fates" as defined in this study refers to the repetitive dilemmas manifested in an individual's life trajectory, as well as the transmission and superposition of fate patterns between different characters. It encompasses not only the cyclical repetition of individuals in terms of space and circumstances but also the continu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s underlying characters' fates. This concept extends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Professor Yang Hua's "closed-loop structure"—which solely centers on the return of a single character's fate from its endpoint to its starting point—and addresses the deficiency of his framework in accounting for connections between multiple characters' fates. By exploring the dual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reincarnation and inter-character reincarnation, this study more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Lu Xun's holistic reflections on characters' fates during the ebb tid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aking *Shangshi* (Regret for the Past)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integrating other works from *Wandering*, this study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individual fate re-

incarnation and the reincarnation of fates between characters. It explicates Lu Xun's portrayal of group portraits of perplexed, lonely, and progressive figures in the era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s ebb tide, further explores the multiple connotations of fate reincarnation, and provides supplementary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u Xun's narratives.

Subject Areas

Literature

Keywords

Wandering, Lu Xun's Narratives, Reincarnation of Fates, Group Portraits of May Fourth Youth, Spatial Circulation

1. 概述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其作品《彷徨》深刻反映了五四运动落潮时期社会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以往对鲁迅叙事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围绕视角选择、时间顺序、叙事情感等技巧展开，却鲜少关注其中人物命运的轮回感，从个人命运轮回及人物间命运相互关系切入的研究更是匮乏[1]。杨华教授在《〈伤逝〉中的隐形轮回与破局》中，针对《伤逝》提出“空间往返”“命运回环”概念，指出子君与涓生的能量交换及轮回、破局意识，但未厘清三位主人公具体命运传递过程及意义[2]。本文所指的“命运轮回”，是指人物在个人生命轨迹中呈现的重复性困境，以及不同人物之间命运模式的传递与叠加，它既包含个体在空间、境遇层面的循环往复，也涵盖人物间命运逻辑的延续与影响。这一概念扩展了杨华教授“闭环结构”仅聚焦单一人物命运终点回归起点的局限，修正了其未涉及多个人物命运关联的不足[2]，通过挖掘个体轮回与人物间轮回的双重维度，更全面地呈现鲁迅对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人物命运的整体性思考。本文选取《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三篇作品为核心样本，依据是三者均以知识分子与新青年的精神困境为核心，集中呈现空间往返、身体细节与命运循环的叙事特征，最具典型性与分析效度。基于此，本文以《伤逝》为核心，结合《彷徨》中《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其他代表性文章，从个人命运轮回的暗示与人物间命运轮回两个维度，探究鲁迅叙事中人物命运轮回的构思，剖析其塑造的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人物群像，以期丰富鲁迅叙事特点的研究。“孤独者谱系”是钱理群教授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提出的概念，为本文研究人物间命运传递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3]。

2. 身体动作对个人命运的暗示

本文所论身体动作，指人物面部表情、目光、步态等外在肢体表现；空间往返指人物在固定物理空间中的重复移动轨迹；命运轮回则是由身体动作与空间往返共同指向的个体困境循环、人物间命运模式传递的主题结构。三

者层层递进：身体动作是微观载体，空间往返是中观形式，命运轮回是宏观意义指向。

“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曾企图以整体的架构来创造‘统一连贯性’，它们是以‘反复循环’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细致关系的”[1]。在《彷徨》中，鲁迅善于利用人物在空间上的往返帮助阐释个人命运的轮回。从空间叙事学框架来看，鲁迅笔下的“空间往返”契合福柯“异托邦”理论中“具有边界隔离性且承载多重意义”的空间特质[4]，同时也呼应了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空间与时间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人物命运的核心观点[5]。子君“家-会馆-吉兆胡同-家”的空间轨迹，不仅是物理位置的移动，更是封建父权与个体觉醒在时间维度上的角力场；涓生往返于会馆与吉兆胡同的过程，也构成了启蒙理想与现实困境交织的“时空体”，空间的重复出现成为人物命运轮回的显性标志[5]。本部分聚焦鲁迅对于单个人物命运的叙述，从最具典型性的《伤逝》出发，结合《在酒楼上》吕纬甫这一人物，综合探究鲁迅对此技法的运用。

（一）子君：微笑的消逝与眼神的精淡

在鲁迅的《彷徨》中，子君这一人物形象的身体叙事分析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作品中，子君的微笑逐渐消逝，眼神也变得精淡，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她个人命运的沉沦，更是社会变革中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子君初见时“带着笑靥，眼光平静而澄澈”，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彼时眼神坚定明亮；而在生活重压之下，她“渐渐褪去了笑影，眼光也变得凄然无神”，最终在封建家庭的压抑中彻底麻木。这种微笑的消逝体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与婚姻的枷锁中，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愿。子君的微笑原本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她的微笑逐渐被消磨殆尽。这种微笑的消逝，暗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无奈与悲哀。子君眼神的精淡则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被忽视与无助，她“只是沉默地坐着，眼光黯淡，仿佛对一切都失去了知觉”，既是对自身命运的无奈，也是对家庭束缚的无声抗争。这种精淡的眼神，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助与挣扎。总之，《彷徨》中子君身体叙事分析，从微笑的消逝与眼神的精淡两个角度，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困境与抗争。这一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品的主题，更能引发我们对女性地位、家庭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一分析对于我们关注女性权益、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二）涓生：凝视的变迁与步伐的徘徊

《彷徨》中的身体叙事分析，从涓生的凝视变迁与步伐徘徊的角度展开，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迷茫。在小说中，涓生的身体成为其心理状态的投射，通过凝视与步伐的变化，展现了其内心的冲突与成长。涓生最初“茫然地凝视着虚空，目光游移不定”，象征着内心的迷茫与对现实的无力感；当他试图挣脱困境时，“目光开始聚焦，带着几分清醒与决绝”，凝视的转变折射出心理的蜕变。涓生常常“在会馆与胡同之间徘徊，脚步迟缓而沉重”，这一徘徊步态，象征着其内心的挣扎与前路的迷茫。此外，涓生的身体叙事

还体现在他对自身境遇的感知与反思中，他在孤独奔走中体会到启蒙理想的脆弱，在徘徊中直面现实的残酷，这种情感上的矛盾，反映了涓生内心的挣扎与迷茫。总之，《彷徨》中的身体叙事，从涓生的凝视变迁与步伐徘徊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迷茫。通过身体叙事，鲁迅将人物的心理状态与外部环境相结合，展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与人性的脆弱。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使得《彷徨》成为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经典之作[6]。

3. 不同时间下身体动作的命运轮回

《彷徨》中鲁迅不仅常利用空间往返的叙事助推个人命运的轮回，同时也精于利用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结，埋下人物之间命运的轮回[2]。此部分在讨论《伤逝》主人公角色更替和命运重复、传递的基础上，加入对《孤独者》中人物孤独感的延续与递增现象的研究，揭示鲁迅叙事中人物间命运关系安排的巧妙之处。

(一) 眼神坚定的角色回环

《伤逝》中子君和涓生启蒙与被启蒙者的角色更替具有回环性，同居前中后三次的角色更替也让启蒙的深度层层推进。最初，涓生作为等待者，用启蒙思想让子君迈出了离开家的一步，紧接着，是子君“我是我自己的”的勇敢宣言，携涓生走向了探寻“新生”的道路，二人在作出前往吉兆胡同同居的决定前完成了第一次启蒙与被启蒙的身份交换，有了对于寻求“新生”的启蒙意识。在新的阶段里，涓生成了每日外出与世界接触的人，而子君成了每天在屋子里等待的人，鲁迅在空间的置换中再次完成了涓生与子君启蒙与被启蒙者、等待与被等待者的角色交换，涓生在此阶段对于“人生要义”的思考得到启蒙。最终，以启蒙者身份亮相的涓生再次被子君的悲剧“反启蒙”，向内质疑自己的卑怯心理，选择用“遗忘和说谎”作为自己的盔甲，他在更深层次的人生追求上得到启蒙[2]。

(二) “逃离 - 回归”的重复与传递

从《彷徨》看鲁迅叙事中人物命运的轮回，我们可以窥见一种深刻的人生悲剧。在鲁迅笔下，人物命运的轮回往往以“逃离 - 回归”的模式呈现，这种模式不仅反映了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也揭示了社会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7]。以《伤逝》为例，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封建社会中追求婚姻自主，却因种种原因导致爱情归于失败。涓生在经历逃离封建束缚的冲动后，最终回到起点，在回忆与悔恨中徘徊；子君逃离父权家庭后，最终被迫回归，在绝望中走向生命的终点。这种“逃离 - 回归”的轮回，既反映了涓生和子君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也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个体命运的束缚。在《伤逝》中，子君、涓生与阿随的命运同样呈现出轮回的轨迹。子君在逃离封建家庭后，与涓生组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小家庭，但最终因生活的重压与精神的隔阂走向悲剧。阿随则在被遗弃后辗转漂泊，最终回到熟悉的环境，见证主人的悲剧。这种轮回模式，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个体命运的残酷压迫，以及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挣扎与抗争。从面部表情的角度来看，鲁迅笔下的角色命运轮回更为鲜明。涓生和子君在逃离封建束缚的过程中，面部表情从最初的

喜悦、憧憬逐渐转变为绝望、痛苦。子君从最初的坚定、执着，到最终的绝望麻木，回归家庭后只剩漠然，面部表情的变化映射出她命运的起伏。总之，从《彷徨》到《伤逝》，鲁迅笔下的叙事中人物命运的轮回，展现了封建社会对个体命运的压迫，以及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挣扎与抗争。这种轮回模式，不仅揭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也反映了社会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8]。

(三) 跨故事命运传递的文本例证：《在酒楼上》的“我”与吕纬甫

《在酒楼上》中，“我”与吕纬甫的相遇与对话，构成了跨人物命运传递的典型文本。吕纬甫坦言自己“敷衍敷衍，模模糊糊”，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锐气消失殆尽，他“脸上又显出先前的悲哀，可是没有了先前的愤激”，让“我”清晰看到热血启蒙者在现实碾压下的沉沦。更具深意的是，“我”与吕纬甫的空间互动——二人在酒楼上相对而坐，窗外“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室内却弥漫着“悲凉的微醺”，这种空间氛围的反差，暗示了“我”与吕纬甫命运的潜在关联：“我”虽尚未如吕纬甫般彻底妥协，但在倾听其命运轨迹的过程中，已无形中承接了吕纬甫的彷徨与无奈，成为其命运模式的潜在继承者。正如“我”离开酒楼时“寒风刺骨，正自无聊”的感受，恰是吕纬甫式命运在“我”身上的初步投射，完成了五四启蒙者群体命运的跨故事传递[3]。

(四) 《孤独者》祖母、连亘和“我”的“孤独者谱系”

在鲁迅的叙事作品中，《彷徨》不仅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力作，更是深刻揭示人物命运轮回的文学典范[9]。其中，祖母、连亘和“我”三位主人公的“孤独者谱系”尤为引人深思。他们的命运轮回，从祖母的悲凉到连亘的绝望，再到“我”的困惑，无不体现了鲁迅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深刻思考[3]。祖母一生隐忍悲苦，“神色总是淡漠而凄苦”，在封建礼教的压抑中孤独终老，是旧社会底层妇女命运的缩影。魏连亘最初“眼光冷峭，带着不屈的傲气”，坚守理想却屡遭现实打击，最终“神色变得麻木而阴冷”，以自毁的方式反抗世俗，走向毁灭。“我”在与连亘的交往中，逐渐被其孤独浸染，在迷茫中探寻却找不到答案，延续着启蒙者的精神孤独。三位主人公的命运轮回，既有个体命运的悲剧，也有时代背景的无奈。他们的面部表情与身体神态，是命运轮回的写照，也是鲁迅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深刻反思。在这部作品中，鲁迅用独特的叙事手法，将人物命运、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引发我们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7]。

4. 不同空间下身体动作轮回的多重意义

前文以子君、涓生、吕纬甫、魏连亘等人物的身体动作与空间轨迹为个案，揭示了个体命运循环与人物间命运传递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归纳出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三类典型青年群像，彰显身体叙事与命运轮回的多重意义[10][11]。

(一) 时代交接点的彷徨者群像

个人角度上，鲁迅借各个人物在不同时空下的空间循环来揭示当时青年人迷茫的状态。吕纬甫曾经有反抗思维且未付之行动的“坚持者”，仍有旧

有的思想而对现状迷茫；子君是被启蒙意识激发开始反抗而后屈服于现实的人“退步者”，她在父权制约下和男尊女卑下无法寻得新生出路，最后迷茫绝望；涓生是勇于反抗生活并向生活发起挑战的“造反者”，在被生活打倒后回归原点，在迷茫中寻找出口[12]。

(二) 行动创新的孤独者群像

人物命运交织方面，涓生与子君在三次启蒙与被启蒙者关系的更替下并没能换来结局的美满，其中原因主要出自二人之间以及他们与社会的裂隙，展示了五四启蒙不彻底情况下青年人在生活与爱情追求之路上的孤独。“孤独者谱系”的构建则在孤独的传递与加深中揭露了社会守旧思想对于不同处境下人们的压迫，祖母因封建礼教的逼压而孤独，“学新学，走异路”的知识分子魏连受因狷介清高的个性注定孤独，和连受有相似启蒙思想、踽踽独行的“我”也在完成着孤独的延续。孤独的接力棒接续传递，绘成了时代的孤独者群像[3]。

(三) 脚步坚定的进步者群像

对于个体生命来讲，鲁迅的空间复返并不等同于人们的心理复归。结合他的“铁屋”比喻看，走出铁屋需要很多人共同的努力。如子君是在醒着睡去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寻找出路的机会了；而涓生是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回到居所打开了另外一扇自己没有走过的未知大门，用忘记给自己前行的力量，正是体现当时人们认知的苏醒和反抗的精神。在对人物关系的纠葛与联系中，鲁迅熟练地在多篇作品中构建了“我”（《在酒楼上》《孤独者》）和涓生（《伤逝》）这样的形象，他们冲撞的过程见证了同伴们的拼搏抑或是循环往复的人生轨迹，也可能是不断地奔走求新的自我追寻，在无论看过亦或亲身经历过的冲撞之后依旧决定于迷茫与无解中继续前行，表现出了五四一代青年在探求生命价值、追寻个性自由、展现革故鼎新的精神方面的启蒙者的特质[7] [13]。

5. 讨论

本文通过对《彷徨》中典型作品的文本细读，从个人命运轮回的暗示与人物间命运轮回两方面，梳理了鲁迅叙事中人物命运轮回的构思特点，并剖析了命运轮回所承载的多重意义。研究发现，鲁迅借助空间往返这一叙事技法，生动展现了子君、涓生、吕纬甫等人物的个人命运轮回，同时通过角色更替、命运传递与情感延续，构建了人物间的命运关联，塑造出五四运动落潮时期的彷徨者、孤独者与进步者群像[14]。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在研究范围上，仅选取了《彷徨》中部分代表性作品，未将鲁迅其他作品中类似的命运轮回叙事纳入对比分析，难以更全面地呈现鲁迅这一叙事特点的发展脉络[15]。将《呐喊》纳入研究范围，可从双重维度补充当前结论：一方面，《呐喊》中《孔乙己》的“咸亨酒店”空间具有命运锚点意义，孔乙己多次往返于酒店与未知的漂泊之路，最终在“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的模糊叙事中，呈现出与子君、吕纬甫相似“挣扎-沉沦”轮回逻辑，证实了鲁迅命运轮回叙事的连贯性；另一方面，《故乡》中闰土从“紫色的圆脸”到“灰黄的圆脸”的境遇变迁，打破了《彷徨》中“空间往返”的显性轮回模式，

以时间维度的不可逆性，挑战了当前研究中“空间循环即命运轮回”的单一结论，揭示出鲁迅命运叙事中“空间循环”与“时间线性”的双重张力[8]。在研究深度上，对于命运轮回叙事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性挖掘不够深入，未能充分阐释鲁迅这一叙事选择背后的社会动因与文化考量[16]。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将《彷徨》与《呐喊》《朝花夕拾》等鲁迅其他作品中的命运轮回叙事进行对比，探究其叙事风格的传承与演变；同时，结合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变革等历史背景，深入分析鲁迅塑造人物命运轮回的深层原因，丰富对鲁迅文学思想与叙事艺术的理解[16]。此外，还可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将鲁迅的命运轮回叙事与其他中外作家的类似创作进行对比，挖掘鲁迅叙事的独特性与世界性意义。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多聚焦鲁迅叙事的“视角选择、时间顺序”等技巧，对命运轮回这一特点的关注相对不足，本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研究空白[1]。同时，通过对“孤独者谱系”“空间往返”等概念的深化分析，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2][3]。

6. 结论

本研究以《彷徨》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方法，围绕人物命运轮回展开分析，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对鲁迅叙事特点关注不足的缺憾。研究表明，鲁迅在《彷徨》中，一方面通过“家 - 会馆 - 吉兆胡同 - 家”“会馆 - 吉兆胡同 - 会馆”等空间往返叙事，暗示子君、涓生、吕纬甫等人物的个人命运轮回，展现他们在封建压迫与启蒙思潮碰撞下的挣扎与困境；另一方面，借助子君与涓生启蒙角色的回环、子君 - 涓生 - 阿随“逃离 - 回归”命运的传递，以及祖母 - 连受 - “我”孤独感的延续，构建人物间的命运关联，深刻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相互影响与纠缠[2][3]。从命运轮回的意义来看，鲁迅通过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命运，成功勾勒出五四运动落潮时期的彷徨者、孤独者与进步者群像，既反映了当时青年在时代变革中的迷茫与困境，也展现了他们在彷徨中仍不懈探索、追求进步的精神品质。这一叙事构思不仅丰富了鲁迅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也为后世理解五四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对现代文学创作中人物命运叙事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6][9]。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1]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 杨华. 《伤逝》中的隐形轮回与破局[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2, 35(19): 193-195.
- [3] 钱理群. 鲁迅作品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4]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5]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 小说理论[M].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6] 夏惺怡. 本能冲动视角下的《彷徨》人物形象研究[J]. 今古文创, 2023(38): 39-42.
- [7] 蒋雁虹. 生命进化的价值尺度——《呐喊》《彷徨》身体叙事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宁: 曲阜师范大学, 2025.
- [8] 徐明月. 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与反思——以《呐喊》《彷徨》中的人物群像为例[J].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8(2): 57-62.
- [9] 吴德利. 《彷徨》: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形态的奠定[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5): 28-37.
- [10] 勾文君. 《祝福》之“彷徨”: “厚障壁”隔绝共同体[J].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024(9): 29-31.
- [11] 朱天愉. 现代性: 《彷徨》阅读教学的关键视角[J].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023(44): 55-57.
- [12] 李玉军. 鲁迅小说建构的文学世界——赏析鲁迅的《彷徨》[J]. 中国民族博览, 2023(18): 5-7.
- [13] 杨晓溪. 极简约而又极深广——《呐喊》《彷徨》的极简主义叙事特征[J]. 名作欣赏, 2023(27): 84-86.
- [14] 胡志明, 杨琦中. 空间的魅惑与祛魅——评余新明《〈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1(3): 68-70.
- [15] 王晓明. 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 [16] 汪晖. 反抗绝望: 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从《彷徨》分析鲁迅笔下的人物身体叙事

摘要: 本文以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 选取《彷徨》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探究鲁迅叙事里人物命运轮回的构思特点。前人研究多聚焦鲁迅叙事的视角、时间顺序与情感等技巧, 对人物命运轮回感的关注较少, 尤其缺乏对个人命运轮回及人物间命运关系展开的研究。杨华教授虽提出《伤逝》主人公命运的“闭环结构”与“命运回环”概念, 但未明晰三位主人公命运传递过程及意义。本文所指的“命运轮回”, 是指人物在个人生命轨迹中呈现的重复性困境, 以及不同人物之间命运模式的传递与叠加, 它既包含个体在空间、境遇层面的循环往复, 也涵盖人物间命运逻辑的延续与影响。这一概念扩展了杨华教授“闭环结构”仅聚焦单一人物命运终点回归起点的局限, 修正了其未涉及多个人物命运关联的不足, 通过挖掘个体轮回与人物间轮回的双重维度, 更全面地呈现鲁迅对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人物命运的整体性思考。本文从《伤逝》切入, 引入《彷徨》其他文章, 从个人命运轮回的暗示、人物间命运轮回两方面展开分析, 阐释鲁迅对五四运动落潮时期彷徨、孤独与进步者群像的塑造, 进而挖掘命运轮回的多重意义, 为鲁迅叙事特点研究提供补充。

关键词: 《彷徨》, 鲁迅叙事, 命运轮回, 五四青年群像, 空间往返